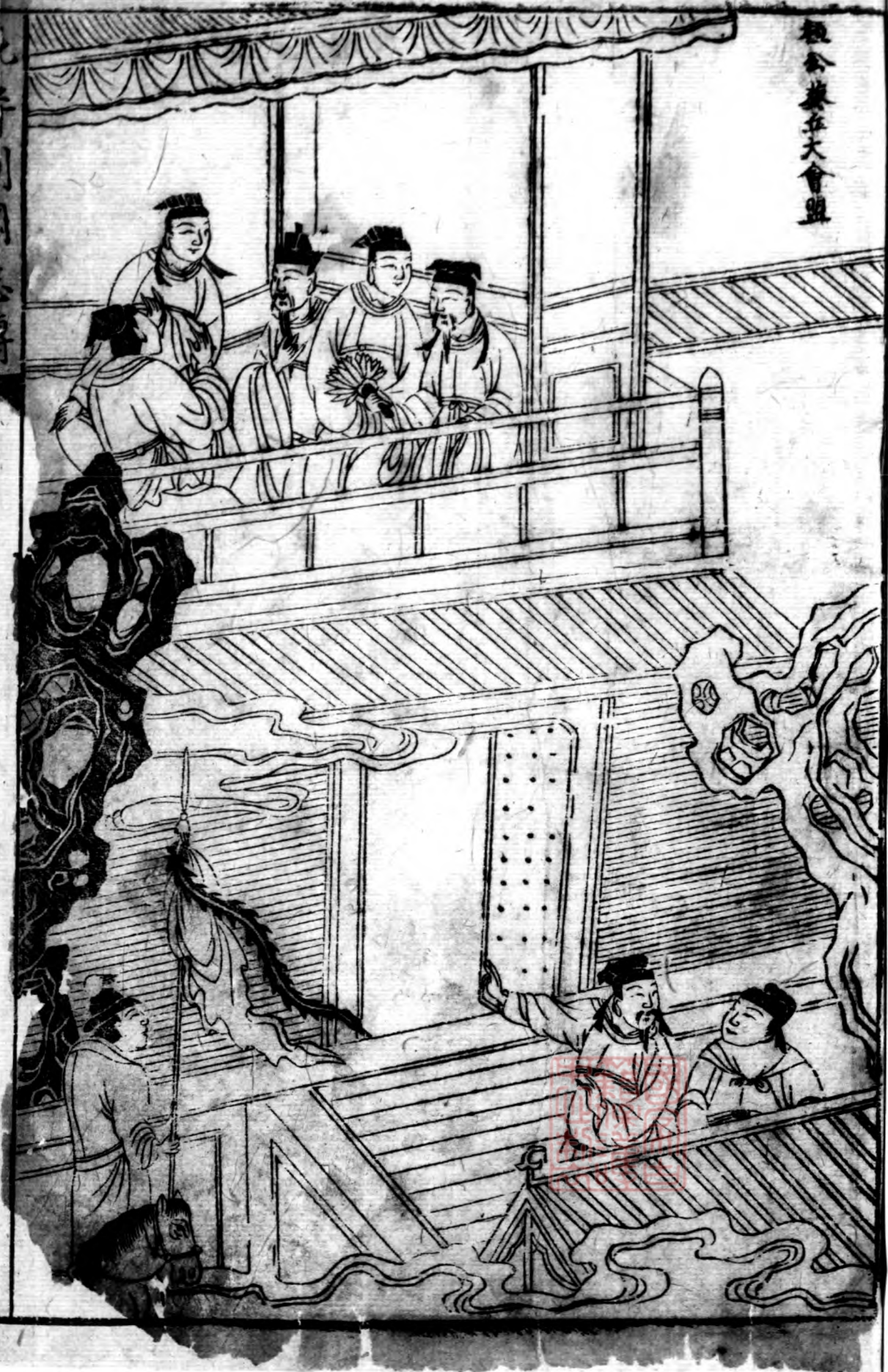




程公著在大會盟





于敬公室垂蓮子



桓公陽谷寄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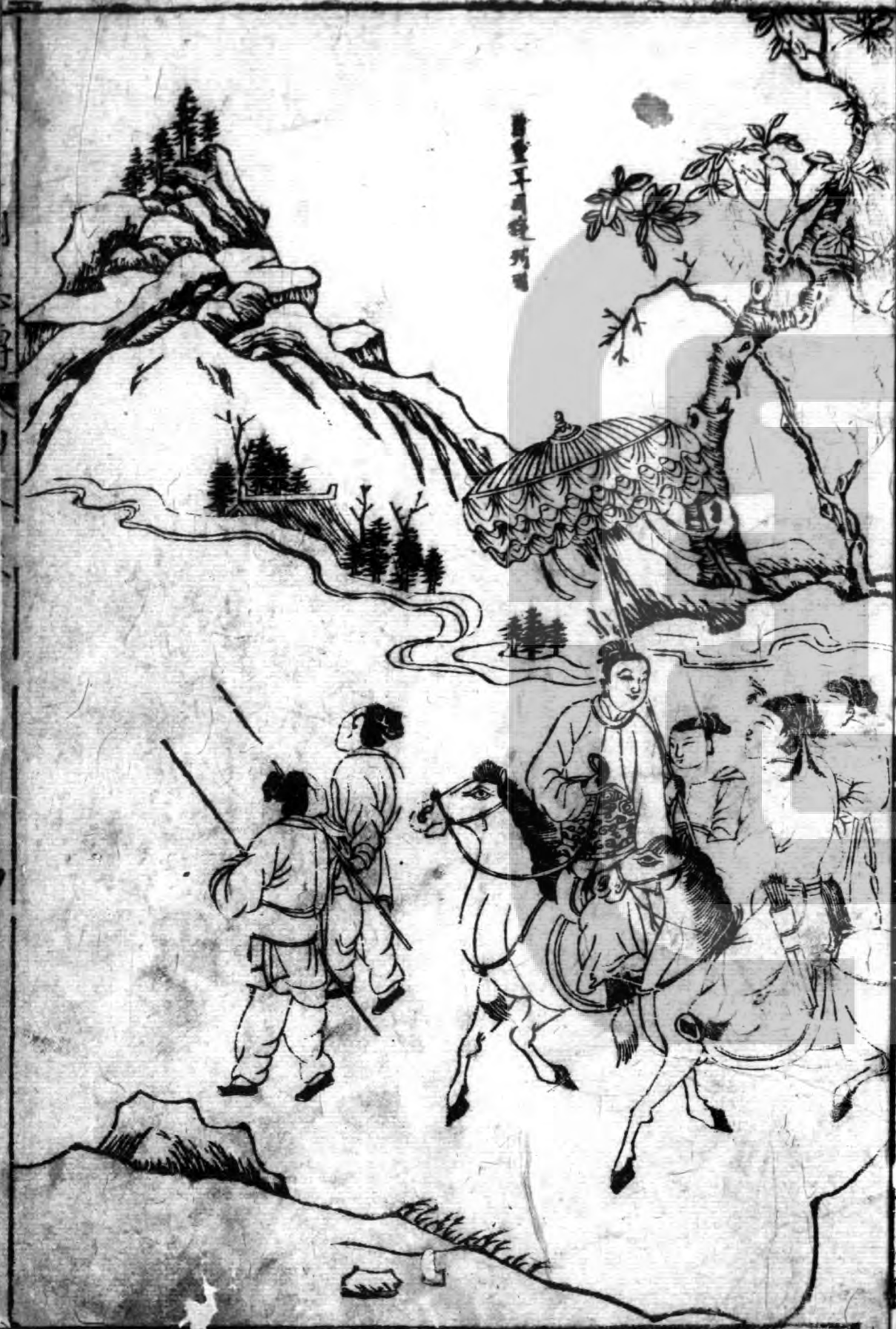
春穆公救晉亂民



羅姬夜訪幽車







普賢王菩薩列圖



本係被得戰  
六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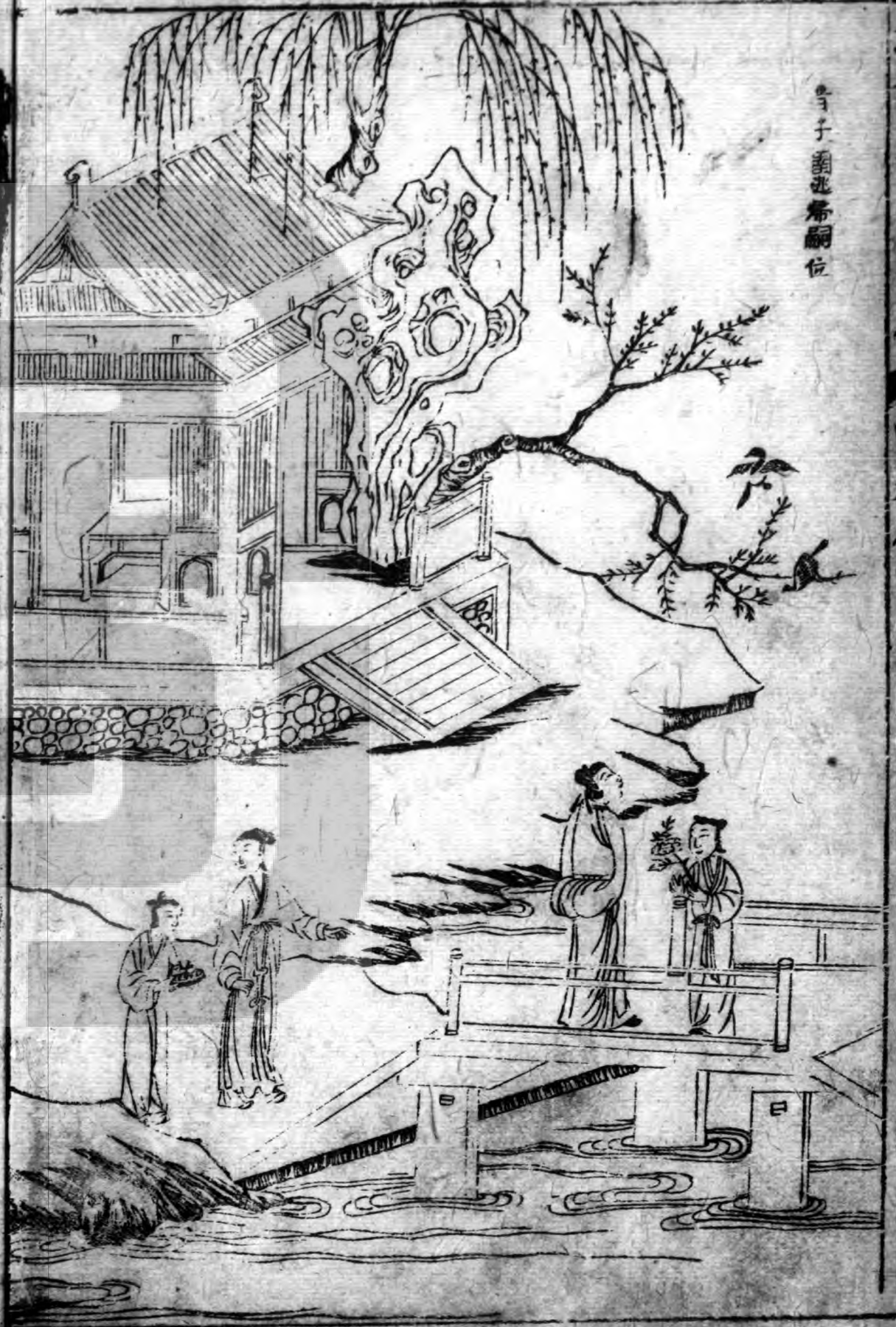


宋楚泓水大戰

王叔子平豫亂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四

雲間陳繼儒重校

古吳朱 篁叅閱

起自周僖王元年

○按魯瑕丘伯左丘明春秋傳

桓公葵丘大會盟

身錄修

襄王謂宰孔曰朕遭骨肉之亂賴齊侯平戎定亂今

日郊祀禮畢合頒胙肉祭肉曰胙以賜齊侯彰其寵

錫以崇殊遇於是即命宰孔奉胙肉往齊厚待隰朋

遣歸却說管仲告桓公曰隰朋必能定大位主公宜

率諸侯入賀庶幾不失主盟權柄公曰宜在何處期



禮記  
天子儀  
度

會仲曰齊自北杏定霸以來雖常盟會皆列國兵車  
會議而已今日乃匡合朝王之會不比尋常宜在葵  
丘齊之地名在陳留縣東大地築壇堤期會可也公  
曰仲父施行便是管仲遂令東郭牙督五百壯兵往  
葵丘措置東郭牙引兵至葵丘擇方圓八百步之地  
築壇一所高聳十餘丈布南北君臣之位列上下三  
層之階金壁輝煌珠翠圍擁布列整齊桓公與眾文  
武來至傳令在第一層壇設黃金御座七寶幢蓋以  
按人君南面之位第二層壇左列與周同姓諸侯之  
位曰魯曰鄭曰晉曰衛曰曹曰蔡右列與周異姓諸  
侯之位曰齊曰宋曰陳曰楚曰滕曰薛各蓋綠羅珠

文備武  
官濟濟  
備辦好  
看好看

傘錦標著號第三層壇左序上卿管夷吾大司徒  
孫在 大司田甯越 大司理賔胥無 大司諫東  
郭牙 中軍大夫鮑叔牙 下軍大夫雍廩 中軍  
督謀甯戚 中軍參謀公孫隰朋 右序大司馬王  
子城甫 折衝將軍軍仲孫湫 征虜將軍衛公子開  
方 大工正陳公子完 平戎將軍堅刀 中護參  
軍管至甫 偏將軍連稱 中軍都督高敬仲俱各  
衣冠濟濟弁冕袂袂以引列國群臣立東西之楹以  
置反玷樹左右之標以懸鐘鼓又令一千二百五十  
名壯兵分爲五隊各執青黃赤白黑旗屯於五方以  
按五行壇上盡飾金珠錦綉布列銀燭奇燈異香覆



頌史二字  
常不  
寒而栗

馥庭燎熒熒。頌史列國諸侯皆至。桓公又令公子無  
虧。桓公長子。序諸侯之位。諸侯推讓升殿。各就本國。

承冠之  
會一旬  
象一旬

列國群臣皆循齊臣之班。桓公起告諸侯曰。今日乃  
天子初登大位。故寡人會公等入京朝賀。必在壇上  
北。面。朝。王。然。後。立。盟。可。也。諸侯皆拱手曰。聽命。桓公  
乃引列國君臣望北下拜。環珮鏘鏘。威儀翼翼。山呼  
之聲振于十里之外。禮畢各就本位。管仲歷階而上。  
告諸侯曰。今日乃衣冠之會。不必殺牲。歃血。但載書  
立誓。以定同盟可也。桓公即秉筆立盟曰。凡我同盟  
之人。協匡王室。言歸于好。第一要誅不孝。無易太子。  
無以妾為妻。第二尊賢育才。以彰有德。第三敬老慈

今日方  
知天子  
事

這句失  
休統  
在分得  
像

無忘賓旅。第四士無世官。官事無攝。無得專殺。大  
夫第五無幽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有犯已上五  
等。計列國共討之。諸侯皆曰。謹受命。言未訖。小卒報  
王使至。桓公降壇迎接。宰孔告曰。天子初立。皆賴盟  
主之德。今祭祀天地祖先。先令孔奉胙來。賜桓公升壇  
望北謝恩。宰孔曰。天子有言。盟主年老加賜一等。免  
於拜謝。桓公大驚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何敢不  
拜。以廢君臣之禮哉。遂再拜稽首。諸侯皆曰。今日方  
見君臣之禮耳。  
後人有詩云。

壇築二層聳碧空。

韶音金鼓振空中。



衣冠煥煥昭文雅。  
五義申盟金石固。  
寥寥四百春秋世。

劍戟森森建武功。  
片言載誓地天同。  
始見葵丘一會公。

潛淵讀史詩云

產旗門  
燎

桓公仗義輔周王。  
鐵筆立盟申五義。  
天威咫尺寧矜傲。

糾合葵丘第一良。  
錦書定誓正三綱。  
禮制尊卑敢崛強。  
夷吾抱負愈隆彰。

從此君臣知降殺。  
桓公兵車之會。惟葵丘第一。有四六之詞。一篇曰  
五霸之業。桓文第一。糾合之功。葵丘為最。繁數丈  
之高壇上。接青霄。圍幾圍之平地。四連綠野。金壁

穆穆何  
有刺亦  
誅意之

詞儘雄  
偉尚多  
不象伯  
國語

騰光照耀九。天日月。鐘鼓節韻振。轟千里。風雷定  
燎焜煌煌之晝。獸鬲噴嫋嫋之烟。幕張紅羅列旌  
旄以環衛。旗標黃奉布戈戟以森嚴。桓公儼穆穆  
之容。群臣序彬彬之秩。有司戒期。羽書馳告。於是  
車馬滾經塵。奉一命而四方輻輳。衣冠彰富貴。會  
矢爵而列國騁馳翰。苑儒林文臣序彬彬之貌。蜂  
屯蟻聚。武將耀赫赫之威。俎豆獻庭。駢圭交易。是  
故相推相讓。歷階級而登盟壇。恪敬恪守。慎威儀  
以升公座。周旋俯仰。揖讓降升。覲南面之尊。環北  
辰之拱。環珮鏗鏘之音。徹透九霄。山呼萬歲之韻。  
振聞十里。踧踖其儀。抑首就位于是。管仲定盟諸



侯歎血申以王命之嚴若拔河淡永以載書之信  
似轟雷霆威著德輝諸侯守超雄之大誓日眩氣  
奪士卒駭拔俗之偉觀獻酬未畢天使來臨鳳翅  
翱翔望南壇而降詔龍顏咫尺覲北面而酌恩三  
軍鼓舞賀龍虎之相逢八音鼎沸慶風雲之遭際  
玉帛交錯葵丘之會亘五霸而無儔威德兼著桓  
公之業歷春秋而莫比

入古風一篇

春秋亂世無綱紀

群雄角力相吞噬

卓彼齊桓異衆謀

仗公秉義匡王室

君不見葵丘會

衣冠文物兩彬彬

赫然聲振爲第一

巍巍壇壝值雲空

煌煌金壁光侵日

文臣下筆風雨驚

武將橫戈鬼神泣

威轟雷霆服百侯

德乘陽春濡萬里

左班管鮑獻謀謨

右班賓隰相羽翼

羽書一出檄四方

膏車秣馬相期至

皇皇穆穆競獻酌

鏗鏘鏘鏘鳴圭璧

五義方經筆下盟

諸侯遵守同金石

丹鳳御詔自西來

周王致胙彰殊錫

天子曾勞免降堦

敢把龍顏違咫尺

丈夫得志慶風雲

意氣軒昂誰可擬



又一絕句云

春滿葵丘日正天

諸侯金鼓兢喧闐

桓公申義同盟語

千古猶如振耳邊

儀制依然

獻酢已畢。桓公遂率諸侯朝周。襄王勞曰：國家不幸，骨肉相殘，賴卿輔弼。桓公稽首曰：皆陛下威福，臣何有焉？王又問曰：聞卿臣下有管夷吾者，兼備文武，朕願見之。桓公引管仲入。周王勞曰：羽翼齊國，勤勞王家，皆卿之力。賜你上卿之職，出入儀制，但降諸侯一等。管仲再拜辭曰：臣乃一賤有司，其匡合之功，皆臣主公威德，將佐齊力，臣何敢受此重賜？王曰：朕以齊侯攘夷匡周，皆卿之力，故賜此制。今卿以德歸其王

功歸同僚，其實君子不忘其本也。遂賜齊侯彤弓，一  
把寶劍，一口白旄黃鉞，得專征伐，斬砍自由。賜管仲  
上卿之職，兼賜出入儀制。其餘列國諸侯與齊之文  
武各賜黃金十鎰，彩帛十端，無得再辭。桓公乃引諸  
侯及文武謝恩。

史官有詩贊云。

管子春秋大霸臣。

尊王攘狄有聲名。

當年金殿辭封詰。

千古令人誦德音。

宴罷諸侯辭王，各歸本國。管仲告桓公曰：葵丘之會，盟誓以立太子為重。今吾國東宮未定，宜早建立，免致久後爭位。桓公曰：孤之六子，桓公有六子，衛姬所

此平刊國志傳



生名無虧少吳姬生子名無鄭姬子名昭葛姬生子  
名潘密朱姬生子名雍少者失名桓公正宮妃姬皆  
無子此六子皆嬖妾所生惟昭鄭姬所生舉止端慤  
他日可承大位孤欲立之又是居次此事若何定處  
仲曰主公明見正合仲意二公子雖幼其賢過於弟  
兄宜立之以主社稷公曰無虧居長久後必起鬪爭  
仲曰立嫡以賢何爭之有公然之次日設宴以建東  
宮畢竟如何

批 厨子也 一 換越要國志本了

齊桓公陽穀寄太子

却說易牙有寵於衛姬其時聞建東宮趨入後宮

衛姬衛姬曰主公主意不定焉知立誰牙曰立嫡以

長理之當然何疑之有及降詔乃立次子昭為太子

衛姬笑曰雍巫 易牙字 信吾言否易牙大驚曰主公

何意如此吾用一計即反東宮之位與公子無虧衛

姬曰富貴有命何必爭鬪牙見衛姬不納其計出宮

門遇無虧悻悻而入牙曰公子怒東宮一事耶無虧

曰父王無定棄吾立昭此皆管仲之謀也先斬此匹

夫然後與昭定論牙曰公子若殺仲爭位是得罪於

父也臣有一計使東宮之位反掌而歸公子無虧曰

何計牙曰主公之意搖拽不定吾當以調味動之 蓋

易牙善調味也 必得其位明日桓公設宴其味皆易



這道東  
後難

不是  
要的

牙所調其美過甚。公召牙問曰：天下之味，子皆能調其美，但人肉吾未得嘗。牙曰：此誠易事，臣請調之。次日即將其三歲之子殺而烹之，進于桓公。公食而美，問曰：此何肉也？牙曰：臣之長子肉也。公驚曰：卿何故殺子進吾？牙曰：主公所言，所欲故烹進之。公悔曰：昨乃戲言耳，何故恣此？且爾子有幾歲？牙詐下淚曰：臣子年已三歲耳。公曰：已長耳。牙曰：長則長矣，爭奈主公所欲，故棄長而存幼也。訛桓公棄長立幼也。公愕然而退。牙見計不聽，枉殺其子來見無虧，無虧大怒，便欲仗劍來斬管仲。易牙止之曰：不可。管夷吾國之大臣，且未聞抗君父者能得其位。今主上且年老

殺已子  
而欲立  
人之子  
忍心一  
至于此

管仲亦老，不如姑俟數年。若主上與夷吾俱沒，則昭無倚靠，大位還歸公子。無虧聽易牙之說，罷其爭鬪。說桓公聞易牙之語，知無虧有謀之意，以告管仲。管仲曰：當今諸侯，宋公襄公也賢能，久後必能仗義主盟。公宜修書以太子之事托宋公。後雖有鬪爭，宋公必能定亂。桓公然之，遂修書令人告宋公。宋公讀其書曰：

近別王城嘗思丰采，茲因家事不寧，展轉失惟。惟明公為能圖之，尚以德義相顧，不吝一行可卜。吉旦會獵於齊宋界上，敢以儲事相寄。至則萬希不爽，足見明公尚德重義之實。



宋公水  
天事濟  
矣

宋公讀罷大悅。次日即治駕與數十騎來至陽穀。齊

之地名也。桓公亦獨與管仲、甯戚、太子昭數人而至。

相見禮畢，桓公告宋公曰：「葵丘誓書寡人濫主其稱，

今孤初建東宮，恐弟兄後有爭鬪，明公德高義重，故

以此事寄命，望明公調護寡人，雖死地下亦無憾矣。」

宋公曰：「茲父宋公名也國小德薄，不足以膺重寄，然

承盟主之命，敢不敬奉。」桓公大悅，命宴宋公酒。至生

酣，令太子起舞，自擊節而歌曰：

嗟彼鵠雛兮，未能離巢。將引其翔，翔兮群喙其毛。

敬托秋風兮，俟羽振而扶其騰高。

宋公亦起而歌曰：

卓彼高崩兮，鳳雛其將。嗟我微風兮，焉搏其羽。

其羽翩成而冲天兮，必騰千仞而為祥。

管仲命太子起謝宴罷，各辭歸國。

後人有詩云：

管仲宏才能遠見，先將國位屬襄公。

無虧縱有易牙計，爭似昭如有翼龍。

桓公車駕歸至城郊，見野人牧馬，內有一疋老馬，高

一丈餘，規模宏壯，但其鬣落蹄蹶，骨瘦如柴。公問從

者曰：「此馬似吾壯年所乘，征伐之色，何以至此？」乃召

野人問之，野人戰驚不敢訴。告公，詰其故，野人曰：「此

馬乃明公壯年所乘之馬，號為白雪駒也。公駭然曰：

此平利國志專卷之四



何以老瘦在此野人曰昨歲有司揀選良馬以進此馬老不中用故棄於野小人收而養之公顧謂管仲曰此馬吾乘之南伐山戎東征強楚橫行天下皆其力也少壯既用其力而老憊顧棄其身豈仁人之心哉令左右取百金賞野人贖其馬歸令有司善喂養之此亦齊桓公之一件好處也  
後人有詩云

老馬頻嘶綠草茵

瘦身不復壯年形

桓公一見將金贖

高出當年霸者心

又一首單道此馬奇異云

一匹神駒少壯時

身高力遠甚稀奇

毛披白雪明如練

蹄捷秋霜快似飛

大吼一聲雷震地

長驅千里電搖旗

橫行四海曾無敵

成就齊桓霸業基

桓公歸國時東宮既定四方畧息管仲既承襄王之賜乃置三歸反玷以樹塞門飾簋簠朱弓弦出入儀制但降諸侯于一等後花塢築插雲臺終日遊玩其上畢竟如何

批 仲忍未必以此道遲

馮長仙驗夷吾生死

忽一夜仲自覺心神恍惚眠臥不安乃散步遊於臺上時當三更左側仲仰觀天清月朗星宿森羅因而



歌曰。

對月豪吟

咨嗟感慨

月有長輝

人無久在

我欲乘空

那家為愛

濁此清光

徐行我待

歌畢忽見虛危之間文星暗沒似有殞墜之象仲俛

首嘆曰吾當盡矣爭奈受齊侯厚恩未能補報吾歿

之後止恐國家霸權解矣次日入朝告桓公曰臣觀

虛危二星各山東青州分野齊之界內之間文星晦

滅臣命當盡矣桓公大驚曰仲父何出不利之言仲

曰臣少年時行商過西周即陝西咸陽也驪山下遇

一仙者自號馮長先生相臣之貌許臣壽止五旬

居宰輔今蒙聖恩備位宰相年過五十故臣上察天

星追思馮長之言知命當盡矣公曰仲父不必憂念

其巫言何足信哉管仲謝恩出朝是夕遂有疾不起

次日桓公聞管仲有病憂悶不已高僕奏曰仲父昨

言遇仙於驪山談其生死富貴今果遇疾主公何不

差使往驪山扣其應驗公問誰敢奉使西游大司田

官名甯越出班奏曰臣願奉詔公備禮與越越星夜

殺至西都入驪山問其鄉人馮先生在何處鄉人曰

驪山之西有一老叟上知天文下達地理能識陰陽

吉凶之道鬼神出沒之機自言周宣王之時人莫非

近寺不  
置僧

此評列國志專

卷之四

七



深谷幽處過小平崗一所草廬竹籬茅舍甚為幽雅鄉人指曰此即老翁處也越入見一老叟形狀古怪鶴髮童顏端坐操琴越不敢擅入忽左邊一引香童子告老叟曰師父言今日有齊使者至莫非門外之客耶老翁點頭而已越自思此老未卜先知真當世之仙也遂入下拜老叟忙扶曰吾乃村落老叟何敢辱大夫之拜寧越曰吾奉齊侯之命扣先生報管仲吉凶先生請驗與吾回報老叟曰管上卿之生死富貴三十年前已與之親談也今日何必再問遂隱而不答越再三哀告先生如不賜吾一言吾不敢返命耳老叟取紙筆書十六字付越曰龍值水位鼠從火

興一虎歸窟蛟蚓塵埋越受之不解其意拜辭歸國將此十六字呈獻於桓公桓公不解其義問於群下中軍諮謀寧戚進曰此明仲父當盡之謠也公曰何以知之戚曰龍者人君之象水者納音之號當今周王襄王也七年歲在丙子丙子納音屬水故曰龍值水位也鼠者子之生肖火者丙子所屬今年丙子太歲故曰鼠從火興一虎歸窟蛟蚓塵埋皆人臣去世之義此臣所以知仲父今歲必終也桓公聞戚之言遂往仲宅問病時管仲甚危不得起伏公就其臥榻問曰仲父病體若何仲曰臣將與世相絕但上負主公之恩下負叔牙之德耳公曰仲父與叔牙何德仲



曰。臣少與叔牙同賈。音古分金嘗多。與臣不以臣為貪。得知臣家貧也。臣嘗謀事窮困。不以臣為愚昧。知時有利不利耳。臣嘗三戰三敗走。不以臣為怯弱。知臣將留命而奉老母也。臣嘗三仕三見逐。叔牙不以臣為不肖。知時有不遇耳。生臣者父母。知臣者惟鮑子一人而已。公曰。誠哉是言。非叔牙薦仲父寡人焉。能強大其國。然仲父脫有不虞。群臣誰可代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臣不能盡識。然臣嘗觀群臣之行。易牙則殺子。要君開方則背父逃國。開方衛公子。逃來者。豎刀則自刑求位。豎刀自刑其身以求其位。三者皆非人情。不可擢用。公叔牙隰朋甯戚賓胥無四子。

子何如仲。牙好善。胥無好。直審成能事。然皆不能以定國政。至隰朋則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家。若代臣治政。其惟隰朋可也。仲言畢。又嘆數聲曰。朋也。牙也。天生二子為吾喉舌。吾身將斃而喉舌安得獨存乎。遂卒。時周襄王七年歲在丙子。秋八月也。

批 取牙薦仲、薦甯牙果是已  
魏近林先生詩云。

小白匡周定霸都 謀臣出類獨夷吾  
定民制軌當時少 富國強兵天下無  
德愧伊周難並駕 才肩旦尹有餘孚  
雖然詐力非王佐 列在春秋亦丈夫

良末句  
妙管  
亦心下

七平川國志



史官亦有詩云

管仲原非王佐倫

獨扶霸者定乾坤

三歸反玷才防德

詐力應知絕孔門

又宋賢有管仲廟贊曰

夷吾當世傑

一遇霸齊桓

事業深河海

功名高太山

民生免左袵

周室賴尊安

仰止春秋上

遐踪獨步難

又武成王廟有管仲從祀贊曰

春秋之盛

小白居先

霸者之佐

夷吾最賢

存邢救衛

制楚平燕

三歸反玷

不罪宜然

鍾答先生詩云

自釋堂阜鄉縛時

抱才疋馬入東齊

丹青勒就王家業

赤手撐成伯國基

名振華夷傳後世

功披黎庶亘當時

雖然忘死人臣節

白璧微瑕不足譏

居易子有詩云

帶鉤射中是堂俘

九合功成乃丈夫

假使當年無鮑叔

至今誰說管夷吾

批 堂古大展經綸一匡天下喪子先後三俘恨

史臣評曰

夷吾量雖褊淺亦能容衆不拘小節因事納忠臨



機應變况征伐成功不矜其有又與士卒同其苦  
故得人之懽心其所以左右桓公知無不言言無  
不中者故能以區區之齊遂成霸首云者宜然乎  
桓公大哭歸朝謂群臣曰老天不欲吾安天下也何  
奪吾仲父之速耶命以侯禮葬之又詔滿朝文武及  
齊都百姓俱各掛孝一日百姓聞訃不論遠近閉門  
動哭如喪父母列國諸侯皆感其德盡以大禮來賻  
先是桓公嘉管仲之功有大夫伯氏者有罪桓公即  
奪其駟邑是齊之地名即伯氏所封之也以賜管仲伯  
氏知己之罪而服管仲之功終身不敢怨仲此亦管  
仲能以德服人也桓公感管仲之言欲封隰朋為上

卿隰朋退謂家人曰吾與管仲德業相信今仲歿吾  
將休矣是夕遂卒鮑叔牙不數日亦相繼而終皆如  
管仲臨死之言也後人叅馮長仙一虎歸窟蛟蚓塵  
埋之言或謂管仲乃尾火虎隰朋為角木蛟叔牙為  
軫水蚓皆是上天之星宿也

後人有詩一絕單道馮仙之驗云。

三宿當年共降齊 馮仙未卜早先知。

匡扶齊國霸成日 蛟蚓埋塵虎亦離。

批 三子輔桓公霸業已成惜手相繼去殘

晉獻公寵妾逐子

話分兩頭却說晉獻公名僖諸唐叔虞之後武公之

此平河國志事



精木子駕坐絳州。即今山西平陽府絳州是也。文有荀息

里克不鄭士蔦趙夙趙衰狐突狐偃武有畢萬先軫

先友先丹木羊舌罕夷顛頡介子推魏犢音徒等。又

有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奚齊卓子雄兵五十萬

戰將一千員虎視列國。一日獻公升殿文武山呼已

畢公謂群臣曰昔者吾伐驪戎驪戎曾以女事吾觀

驪姬賢德足可母儀天下。今又生二子奚齊卓子吾

欲立驪姬為夫人卿等何如。群臣皆曰不可。主公內

有賈夫人。無子姜夫人申生之母也更立驪姬為夫

人則貴賤不敵恐生內亂。公聞群臣不從默然不悅

有近侍宦官梁五東關五二人曰。主公立一宮女為

夫人。此乃內事何必決疑於臣下。公大悅遂令二太

監奉冊立驪姬為夫人。文武退朝。二太監奉冊拜驪

姬為夫人。驪姬大悅。賜二臣金帛。問曰汝等能設一

計令主公立吾子為太子。以易申生。久後吾兒得嗣

大位汝等富貴豈不久哉。梁五進曰臣有一計能令

主公立公子為東宮。姬曰汝計何如。梁五曰左右耳

目所在不必言出但請夫人。次日與公同宴。臣請獻

計。姬悅。次日命設大宴於後宮。獻公退朝。驪姬迎入

飲宴。惟梁五東關五侍側。酒至半酣。驪姬起告曰。主

公虎霸列侯。百姓樂業。妾敬備小酌以為慶賀。公大

悅。命樂工優施起舞。優施乃驪姬寵幸之人。知姬之

驪姬

此平河...



謀逐舞而歌曰

虎豹據山兮狐兔藏鸞鳳巢林兮烏雀亾晉霸諸

侯兮其誰敢當

公聞優施之歌擊節大悅謂二五自梁五東閔五也

曰寡人有雄兵五十萬戰將千員以戰則勝以攻則

取天下諸侯皆在吾之掌握若優施亦可謂善歌者

矣令取卮酒賞之二五乘機奏曰明公威德兼著諸

侯俱服然依臣等所處則地土愈強社稷愈安也公

曰卿等所處何如二五曰曲沃皆邑名公之宗廟也

桓叔始受封蒲屈二邑名國之疆場也今國

家都絳曲沃蒲屈皆無主守宗廟無主則祭祀失時

曲則不  
有屈則  
不即地  
各皆廢  
并之北  
三猶有  
意

疆場無主則鄰國擾邊據臣之見其若遣太子申生

出守曲沃以主祭祀令二公子重耳守蒲三公子夷

吾守屈使其練兵治民則齊楚不敢近視而晉愈大

矣公大悅次日設朝詔令申生出守曲沃重耳守蒲

城夷吾守屈城大夫里克諫曰不可太子國家之本

社稷之主所以朝夕不離君父之側故曰太子君出

國則太子主守大臣守國則太子從行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今在明公身旁使為社稷之主豈可出守遠

城哉公曰曲沃吾宗廟所在使之出守為先祖之主

又何遠焉卿且勿言里克退太子與二公子各拜辭

赴任太子出朝太傅杜原款與大夫里克諫太子曰



今主公惑讒嬖愛。故逐殿下將易奚齊。殿下既不能辭。何不遠遁。爲吳太伯之事。一旦免禍。又得令名。申生曰。奔往何國。二臣曰。諺云。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殿下能撤富貴。以免禍。則何國不可往。申生曰。君父之命。焉敢辭也。二公勿言。原欵叩住馬首。再三拒諫。申生令左右擁原欵上馬而行。士蔦見之。流淚嘆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史蘇與里克嘆曰。太子國之基本。晉侯使基本遠出亂之兆。後人有詩以美四大夫之先達云。

晉獻耽淫寵驪姬。

一朝三子聽讒離。

他時蒲屈刀兵動。

先見難逃四者知。

又有詩以譏獻公云。

莫道婦人多水性。

由來男子少剛腸。

獻公本是春秋霸。

長舌能將骨肉傷。

太子與二弟相抱而哭別去。驪姬聞申生與二公子。

皆離朝赴任。喜不自勝。召二五問曰。太子與二公子。

既中計去國。卿又何計。立吾子爲東宮。二五曰。未可。

也。必湏殺申生。然後可立。奚齊姬曰。何計能殺申生。

二五曰。臣聞西虢公屢屢寇國邊境。主公正欲會議。

出兵征討。今日主公退朝。夫人何不請旨。令詔申生。

率兵征討之。申生柔弱。若領兵伐虢。必被虢兵所誅。

如其得勝回朝。夫人可奏其乘勝謀反。則申生死有。



餘矣。驪姬喜會。公退朝入宮。驪姬迎接。見獻公有不  
悅之色。乃問曰。主公龍顏爲何不樂。公曰。虢公屢侵  
邊界。吾欲征之。難得其人。所以不樂。姬曰。主公東征  
西討。威服諸侯。何憂一小虢乎。妾聞太子申生。自居  
曲沃。兵威甚振。主公何不詔太子伐虢。則一舉而滅  
矣。公然之將。詔太子伐虢。畢竟如何。

批 申生申生何許得生

晉荀息假途滅虢

獻公次日遣使往曲沃。調太子領本部兵伐虢。里克  
心知是驪姬奸謀。諫曰。不可。太子初居曲沃。又調其  
出兵。此非王者以東宮待其子也。公曰。虢人自爲邊

患。豈可不伐。克曰。但令將領兵征之。虢必下矣。何故  
必欲太子親出哉。公良久問群臣。誰敢領兵伐虢。左  
班中越出一人。連聲應曰。臣敢奉詔伐虢。伐虢。公視  
之。其人身長八尺。目秀眉清。胸襟磊落。膽量過人。乃  
絳州人也。姓荀。名息。字子靜。時爲中軍大夫。公問曰。  
子靜有何戰畧。敢率兵南伐。息曰。臣聞昔者屈地名  
產良馬四匹。現在公廐。又垂棘地名所產白璧二雙。  
現在公庫。臣但得此二物。虢不難滅矣。公曰。用此如  
何。息曰。虢在虞國之東。欲伐虢。必道經于虞。虞虢二  
國雖爲唇齒。然料虞侯貪利不計。其遠請主公降辭  
修書一封。將此二物與臣。假道於虞。虞若許之。則大

欲取  
姑與  
之計



批言及國志作  
軍滅虢虢亡虞亦可伐此用餌釣龍一舉兩得之計也公曰子靜之計甚妙然此二物乃寡人之寶也息曰虢人日侵邊境若假道以滅之使不擾吾民此爲國大寶且又得虞爲晉之外藩主公何惜二物而棄國之大寶耶公大悅卽令取屈產之馬垂棘之璧修書一封令荀息爲都督魏犇爲先鋒自率大軍五萬出城城中兒童拍手誦謠言曰

丙之晨龍

豹尾伏辰

均服振振

取虢之旂

鶉之賁賁

天策燉燉

火中成軍

虢公其奔

謹懾  
可危  
虞故  
不緊

先鋒魏犇錄其謠言進于獻公公召荀息問其吉凶

荀息賀曰此伐虢之佳兆也公曰何以知之息曰尾

是

星名也丙辰名龍尾伏而不見乃丙日之朔且也鶉

火星名虢公在南故也天策亦星名月行至天策故

燉燉無元火中成軍言火星至中天而事成此滅虢

之兆必在丙子且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乃九月十

月之交是其時也公大悅遂令荀息奉寶與書先見

虞侯虞侯聞荀息召問曰大夫此來何故息曰寡君

有書一封微奉二物虞侯得書讀曰

大隣虞君侯麾下惟晉與虞相去幾許愧不能親

遂成胡越今晉小邦無奈虢人見欺屢侵邊界茲

來不勝其擾欲率將帥假道問罪不敢私度聊貢



小壁二雙捷驥一乘。伏乞見恤。被凌之苦。縱度關  
津稍得如意。不敢有負。只此哀丐。望賜金諾。

周王 惠王也。二十二年春三月上旬晉侯姬侏諸

頓首再拜

虞侯覽罷大悅遂受其貢物許荀息領兵以度且曰  
汝兵若至我當助與一陣荀息退有上大夫百里奚  
明知晉人行假途滅虢以餌釣龍之計然又自度虞  
公之不可諫故不諫下大夫宮之奇出班諫曰夫虢  
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所謂輔車相依唇亡則齒  
寒其虞虢之謂也虞侯曰虞與晉同宗晉侯豈肯祖  
而欺族乎迂儒不達義理妄為強諫叱宮之奇退奇

虞侯

乃號泣而出顧謂妻子曰虞侯貪利以召晉人滅

吾為虞之大夫不能死諫豈可以食君祿遂與妻子

是夜遁于西山耕隱却說百里奚出朝見荀息望前

扯住叱之曰汝何得用以餌釣龍之計滅我國乎息

大驚知百里奚之明遂揖之曰虞侯貪利無厭之人

故拒公等之諫我晉不伐久後必為他邦所併也大

夫乃高明遠見之人何不去國奚泣曰我非不知虞

亡在目下但國亡而食君祿國危而避臣難奚不忍

也子何計以教我脫身息曰大夫不忍去國虞侯又

不可諫何不臥病待國亡而後去之奚謝荀息即日

上表辭病告養于家荀息回見獻公言虞許借道之



云下陽  
不俱而  
又有桑  
田之戰  
是天奇  
之盛而  
其疾  
一不可  
五稔

事。公大悅。即日遂進兵。來至虞界。使人報知于虞。虞侯大喜。遂令公子叔季、叔仲領兵五千。大開城門迎。接兵而過。獻公在馬上。欠身謂二公子曰：「軍旅之間，不能施禮。但托威福伐虢之後，決不負德。」二公子欠身遙答曰：「我父令我等率兵闢路以迎大軍，我兵扎於虢界攻城之日，當助半臂之力。」獻公但于馬上申謝，更不停轡。大軍望下陽，虢之邊邑而進。下陽守臣舟之喬棄城走，虢求救。時虢公名醜率兵伐犬戎，正戰于桑田，虢之地名也。喬又奔桑田告急。虢公聞晉兵入下陽，城遂棄戎不伐。星夜拔寨而歸。晉軍已過上陽。虢之地名。城下虢公傳令，速戰。若晉兵入城，虢

不可保。舟之喬引五千精兵當先衝陣。晉先鋒魏犢持戟出馬，二人鬪不十合，喬力不能抵，拍馬逃回。虢公見喬兵敗，出陣前來。魏犢殺上十合，詐敗迎虢公。追上十餘里，見上陽城東北角山頂旌旗閃閃，鼓樂振天。虢公問小卒為誰，卒告曰：「晉侯在山上飲酒觀兵。」虢公大怒，拍馬正欲搶上山來，回見上陽城下納喊。振天乃晉荀息率大兵攻入上陽。虢公進退逗遛，正欲下山回救上陽。晉兵四集，左有先支，右有羊舌荀息，大兵在前，魏犢殺在後。晉侯在山頂上傳令，勿得放走虢醜。虢醜困在敵內，西陣後一枝人馬殺入重圍，公視之，乃公子虢叔啟來救其父。於是虢公父



子馬膊相挨。殺奔南走。魏犇望後連射數箭。副將趙豹中箭落馬。父子二人。人餒馬乏。走上二十餘里山坡。後金鼓振天。一彪人馬殺出。公以為本國救兵。舉頭視號。乃晉將軍顛頡引兵攔住歸路。號公父子大駭。更不合戰。勒馬便走。晉兵漸漸追至。趕叔啟將近十餘步。按住剛刀。從掩心甲內取出流星銅鎚。望腦後一打。叔啟倒翻馬下。號公正欲向前救子。却被羊舌生擒歸寨。叔啟亦死於亂馬蹄下。晉兵打入魏城。擄其金寶。焚其宮室。出榜安民。留五千兵以戍之。囚號公而歸。晉師正行之間。魏將舟之喬引本部兵來降。荀息受之回朝。時周惠王三十二年冬十二月丙

子朔旦。果應童謠云。却說虞侯二子。扎于下陽。以助晉人兵勢。聞晉兵滅魏。差人來迎。晉侯問荀息。荀息曰。中吾計也。遂命羊舌魏犇各領精兵五千。銜枚從間道。伏虞城西二十里。清涼山下。又差人賫金帛五車入城。謝虞侯。虞侯曰。吾正欲款納晉侯。何故不入我城。晉使曰。主公多多拜上。本欲入城面謝。奈久出遠邦。歸心似箭。聊備薄禮。令小人致謝。大軍已度城下矣。虞侯急令有司。整宴親自出城。追至清涼山下。宴晉侯于清涼寺。虞侯初舉酒以飲。晉侯荀息在旁。目視晉侯。晉侯接酒。詐擲盃于地。大罵曰。逆賊焉敢以酒醜我耶。虞侯不知其故。乃曰。公差矣。吾敬



意豈行酖乎。荀息遂揚聲大罵曰。逆賊與魏公相約。欲毒我主。而救魏公。左右何不擒之。左右廊下衝出羊舌魏犇。綁住虞侯。虞侯仰天嘆曰。吾早不聽宮之奇言。今日果中其計。後人有詩云。

國勢巖巖鉄統城。

虞侯何事苦迷心。

鎗刀隊裏生擒日。

仰面方嗟往諫臣。

又有五言詩四句。單道百里奚之賢云。

大賢事業異。

遠抱豈俗觀。

百里奚非昧。

知君不可言。

叔季叔仲聞父被擒。引兵殺入寺中。伏兵一起。羊舌

斬叔季於馬下。叔仲見父囚兄死。拍馬殺回。欲取焚兵。被魏犇發箭射於馬下。不知性命如何。

批 畢竟以豎須亡國哀哉

秦穆公羊贖百里奚

魏犇見叔仲中箭。輸大斧劈其首於馬下。引兵殺入虞城。虞人不知其故。斂手待戮。晉侯入城。傳令勿殺百姓。荀息領五百名壯士圍住百里奚之宅。時奚聞虞侯出城。知其必敗。正欲挈妻孥出走。聞晉兵至。妻孥各相奔走。奚被晉兵獲住。來見荀息。荀息知其賢。乃親釋綁縛。引見獻公。奚告曰。亡國之臣。乞命歸田里。公曰。虞侯不聽子言。故至喪國。非子不諫也。令以車



載百里奚囚虞虢二君而歸國。忽近臣奏有秦使至。公問為誰。近臣曰：此人乃秦伯之族。名枝。字子桑。時為秦國大夫。乃公孫枝也。使召枝問曰：大夫此來有何高論。枝對曰：先君秦成公穆公之兄命以明公乃金玉之枝。國勢雄甲。諸侯故令寡君求偶于大國。所以將絲蘿而傍喬木也。今寡君新立，不敢違先人遺訓。故枝求偕明公。倘不以秦為陋，願請以令公主歸之，以成秦晉之好。不知明主尊意如何。獻公喜曰：原來秦伯令汝來求婚也。枝曰：然。公曰：大夫請宴待寡人商議。枝對飲宴，獻公召太史官蘇卜之。史蘇卜曰：不吉。卦占得雷澤歸妹。主後世秦晉因婚姻而有

虞來百里奚是  
百里奚是  
百里奚是  
百里奚是

乃兵。秦吉晉失其主，依臣愚見，此親不可許。公意踟躇。群臣進曰：夫晉乃金枝玉葉，秦為諸侯之雄，兩國威風，正是匹偶。主公何必以卦為疑哉。公然之。許子桑回報。子桑受命歸，見穆公。穆公大喜，具聘禮召子桑往晉迎婚。子桑復至晉，呈上聘禮。獻公笑曰：秦晉匹偶，何以聘禮為哉。遂賜德貞公主。晉獻公之女也生之姊也。粧資百輛，詔以虞之大夫百里奚為從。媵禮諸侯，有止姊。要大夫為媵。公召枝入告，以婚成。枝拜謝出朝。公主亦辭父歸秦。枝既成其親而歸秦，伯大悅。文武稱賀。百里奚自嘆曰：吾抱濟世之才，為虞國大夫，虞亡歸晉，又不能我用，而使從媵于秦。吾



七十老  
翁走得  
五里路  
老健

是箇奇  
貨何必  
隨身好  
味好

年已過七十。生平不遇明主。而展其大志。又臨老爲  
人之勝臣乎。是夜遂逃。出城歸于虞。迷其道宿於城  
東野人之家。次日恐人識之。望西走五十里而迷其  
路。秦伯聞百里奚走歸。置而不問。大夫公孫枝曰。百  
里奚天下才也。主公宜速令人追之。秦伯笑曰。吾聞  
奚爲虞之大夫。不能謀其社稷。以至君死國亡。而乃  
委質爲人。從勝何才之有。枝曰。百里奚雖事於虞。虞  
公不用其才也。國亡而臣于晉。晉又不用而送于秦。  
是天與明公也。明公若能用奚。秦必得志於諸侯。秦  
伯曰。奚縱有治世之術。年已老矣。將焉用之。枝曰。昔  
者西伯得呂尚於渭濱。年過八十。猶能興周。以分土

於齊。大才豈屈于晚哉。秦伯不得已。乃令枝追之。奚  
迷道走至宛城。今鄧州縣楚國野人獵於宛城之野。  
奚饑向前問曰。子獵者能食我一飯乎。野人見奚鬚  
眉皓白。顏貌魁梧。知其非常之人。乃引至家中。以酒  
食待之。公孫枝引從者數十人。詢訪追至村莊。直入  
見奚。請歸奚。堅辭曰。奚乃亡國大夫。年過七十。無所  
效謀。今欲辭秦伯而歸田里。恐觸怒見責。所以偷生  
而出。今若再回。非臣之願也。枝曰。主公知大夫乃命  
世之士。故使枝而請回。大夫若堅意不出。豈欲塵埋  
珠玉而老死溝壑哉。且枝聞好從事而失時者。不智  
懷其實而迷其邦者。不仁。士遇明主得時而行。道猶



五殺大  
夫以此  
得名

如龍虎得遇風雲。子何不省。而昧仁智之權。奚不得已。而與枝同回。枝命取資帛。酌庄主時。未曾帶得金帛。惟左右獵得五羊。殺在枝。遂以五羊殺酌其庄主。時號為五殺大夫。與奚同歸。

後人有詩為證云

宛城春風動綠楊。

秦臣正馬趕逃下。

當年不霸西戎土。

空使後人笑五羊。

枝既歸先入見秦伯曰。百里奚臣雖追。回望明公處。其重位使其得展平生之志。秦國之幸耳。穆公召奚封為上大夫。奚辭曰。臣亡國老俘。碌碌庸才。何敢望其高位。秦伯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今寡

人得子。勝如涸魚得水。子何若辭。奚曰。承主公厚賜。非敢故辭。然秦欲富國強兵。兼併諸侯。非臣故友不能任其職也。秦伯曰。卿友誰人也。奚曰。此人乃齊之涇。地名在沛縣人也。姓蹇。名叔。字伯時。通今博古。曉

達政事。但恨時無明主。故隱居不仕。主公誠能以厚幣聘之。寵以重祿。則秦霸不難矣。秦伯太悅。遂令公子繫以金帛。往齊聘蹇叔。繫承命。逕投齊之涇村。見數人息耕于隴之上。相賡而歌曰。

縱橫戰馬滾紅塵。

瓦裂封疆處處兵。

堪笑當時名利客。

不知風急鳥投林。

繫在馬上聽其音韻絕塵。皆是忘世之曲。乃嘆謂從



者曰。古云。里有君子而鄙俗化。今入蹇叔之鄉。其耕者皆有高遁之風。信乎君子爲世之寶也。乃下馬向前。問耕者曰。何處蹇叔之居也。耕者指示曰。前去里餘。修竹林中。左泉右石。中間一小茅蘆。乃其所也。繫謝上馬前行里。餘望見前林。修竹林中。蒼蒼鬱鬱。左清泉右白石。隱一艸蘆。甚爲清雅。繫因在馬上口占一律以寫其景云。

翠竹林中景最幽。  
數方白石堆雲起。  
得趣猿猴堪共狎。

人生樂此更何求。  
一道清泉接澗流。  
忘機麋鹿可同遊。  
高臥先生百不憂。

繫吟罷。携左右。直入竹林深處。停馬于廬外。令左右扣其柴門。內有一小童出曰。佳客何來。吾主不在。令下。延繫而入。繫曰。先生何往。童曰。早聞同數高士。尋春於綠野。少頃卽回。言訖。蹇叔携二士。僕提壺挈榼。載吟而歸。繫在門外。遙見斜陽林下。一士人癯瘦長耳。布袍麻履。笑撚一枝梅花。望草廬中而歸。吟曰。  
桃花紅。李花白。  
桃紅李白呈春色。  
惟有寒林不鬪芳。  
藐視年光爲過客。  
繫出林外。施禮曰。久仰清風。夫何相見之晚。蹇叔。必下驢。延入艸廳。分賓主坐。而問曰。執事從何而來。有何教益。繫答曰。吾乃秦伯之族。名繫。字子綸。奉



伯之命。賚禮物來聘。先生入朝。共議國事。蹇叔慌忙。趨謝曰。叔山野鄙民。敢勞公孫。下降命設酒禮。以宴繫繫曰。朝命緊急。不敢稽延。請公治裝就道。叔辭曰。山野小民。素無遠達。豈敢就聘大夫。請停車。容叔具辭表。以上繫曰。公不必辭。此大臣百里奚所薦也。繫聞丈夫處世。遇有為之君。展平生之蘊。乃其志也。何必苦戀林泉。甘與草木同腐。公此一出。得志行道。致君澤民。上不負所學。下不愧相知。不必苦辭。叔詢百里奚所薦之故。訖然許往。畢竟如何。

批 寫此後與之令點景

次日蹇叔分付家人勤治耕稼。毋致荒蕪產業。我入

西秦。不日將復歸隱。家人受命。蹇叔遂携琴劍與蹇往秦。穆公聞蹇叔至。降階親迎。封為上大夫。與百里同治國事。後人有詩云。

蹇叔村庄一老農

長年抱策隱隆中

穆公不進求賢馬

爭得先生建大功

二姬計陷申生主

文成  
為崇

却說驪姬賀晉獻公曰。主公威加遠國。得勝而歸。又與大國結親。成足慶賀。公曰。虞虢雖滅。耿霍魏三國勢尚強。崛吾不日欲興兵。征此耿魏。方滿吾意。次日公設朝。與群臣議伐耿魏之事。荀息奏耿魏小國也。



優施比  
二五更

主公乘得勝之兵親自征之望風而降矣。公悅遂令  
 畢萬為先鋒趙夙為謀主。親率大兵五萬出城留荀  
 息守絳驪姬聞公出征召二五與優施問曰伐國之  
 計本欲害申生主公乃親征得勝今又遠伐而申生  
 安然無事此計何日而成優施對曰臣再獻一計令  
 申生不日而死姬曰計將安在施曰主公遠出夫人  
 可遣人在曲沃召申生回朝申生至夫人詐以夢是  
 申生之母姜氏蓬頭跣足在陰司受苦申生素志孝  
 義若聞母在陰司受苦必歸而祭之祭則分胙禮祭  
 卦曰胙奉夫人夫人可置毒於胙待主公歸奉與飲  
 食公知毒必怒申生而殺之此申生死有餘矣姬大

痛人心  
實事

言之太  
實其中  
實苦

慘即自遣人於曲沃召申生申生歸見驪姬驪姬佯  
 哭之曰為人子止於孝父母既亡之後亦必追祀吾  
 近夕夢見汝母姜氏蓬頭跣足在陰司受苦故召你  
 告之申生聞言放聲大哭姬曰勸哭無益汝速歸而  
 時祀之可也申生拜謝歸曲沃即祀其母令使者賚  
 胙禮奉驪姬太傅社原款諫曰驪姬妬忌逐出殿下  
 弟兄豈有誠心相告必是其中有詐臣聞主上出征  
 若進胙肉恐中其計申生曰彼既以誠心告我祭不  
 進胙得罪反重申生不聽而進之驪姬受之置毒於  
 酒肉藏待公歸却說耿魏霍三國聞晉兵至量寡不  
 敵眾各各出城奉表納降晉兵不動寸鉄收三國得



勝回朝荀息率文武出郭迎接獻公入朝。謂眾臣曰：寡人南伐虞虢，乘勢西平耿魏，兵不血刃而三國投降。皆趙夙畢萬之力。以耿國封趙夙為耿大夫，以魏國封畢萬為魏大夫。設宴大賞群臣。群臣出朝，太史郭偃賀畢萬曰：公之族自此大矣。畢萬曰：何以知之？偃曰：萬數之盈也。魏名之大也。以是實賞天啟之矣。且天子謂百姓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此推之，知公子孫必為諸侯矣。是以賀萬。謝曰：萬初筮仕于晉，得水雷之屯卜者，亦曰公侯之卦。今子以此賀萬，他日子孫稍應子言，萬不敢忘。但子秘之，勿洩矣。二人相謝而別。其後子孫果至封侯。

魏國之祖也。却說驪姬聞獻公回欲將胙肉進於公。

優施曰：不可。里克知之，其事必敗。姬曰：奈何？施曰：臣今夜請克在臣家飲酒，臣試說克助夫人看彼如何。姬許之。是夕設席請克。克至會宴，酒至數巡，施起曰：大夫盡忠於朝，社稷之臣也。然憂國奉公，心不暇豫，言不自在，心安也。故施見公今日政暇，備此草酌，少娛片時也。里克悅，盡歡而飲酒。又數巡，施曰：席上無權不樂。施試歌舞一回，奉大夫數杯如何？克曰：可。施舞而歌曰：

暇豫之悟吾，吾不如鳥鳥。  
人皆集於苑，我獨宿於枯。



克大笑曰。何謂死。何謂枯。施曰。今有人事其主。母爲后子。爲君。豈不爲苑之茂林。而烏有棲乎。今有人事其主。母既死。子將危。豈不爲樹木枝枯。而烏無所棲乎。克默然良久。怒目視施。曰。子謂吾事申生。不如汝事驪夫人。子母吾知之矣。子將爲夫人謀。我也。遂起而出。施忙扯克之衣。而跪曰。明公高見。不能遮隱。今夫人實欲逐申生。而立奚齊。滿朝文武。皆不敢諫。惟公屢拒其君。今夫人令施劫君。以殺太子。久保富貴。克泣曰。吾官爲大夫。食君祿。而殺君之子。不忠也。吾寧不諫。任汝謀之。遂出。次日。克見狐突。丕鄭二人名于朝門外。曰。史蘇言驗矣。突鄭曰。何謂也。克曰。驪姬

狐突無  
計救太  
字

欲殺太子。而立奚齊。令優施劫我。以殺太子。我在劫俠之中。不敢拒諫。欲稱疾不朝。公等入朝。宜盡心諫之。二人大驚。入朝。獻公果大怒。出朝。詔兵圍曲沃。殺申生。左班中一人。忙奏曰。主公請息虎威。臣等不知太子有何罪。故出兵捕之。公視之。狐姬之父重耳之外祖。姓狐。名突。官爲太師。乃公之國丈也。公曰。吾嘗聞驪夫人告曰。太子居曲沃。聚軍馬。結民心。將有叛意。吾以爲詐。今者吾征耿魏而歸。彼置毒酒。以酖我也。突曰。此必其中有詐。公曰。我曾將此酒。酌地而地起火。以肉喂犬。而犬立斃。何詐之有。突曰。臣聞祭肉出三日。則不可食。此肉今已旬餘。縱無毒在。亦臭惡。



與各重  
耳皆得  
無重  
相和呵

傷人。主公請詳之。獻公令獄司取出重囚，將肉以啖之。其囚立死。獻公大怒，喝二臣退，令再諫者斬。遂命殿前將軍奄楚賈華，各領衛卒五千，前捕太子與其傅杜原款二人，領兵出朝。狐突退，謂二子狐毛、狐偃曰：「主上無道，殘驪而殺太子，其禍必及於重耳。吾觀重耳，目內有兩眸子，勝肋駢，服下之肋骨合駢而為一片，必能強大。晉國我為國丈，不能諫君，從此吾杜門不仕。汝等速往蒲。」  
重耳所居之邑。從重耳以圖功名。二子次日奔蒲。突又修書使人星夜教申生逃難，却說奄楚賈華二人引兵圍曲沃。申生知其禍，走於新城。  
晉之邑名也。杜原款申生之師傅走

不及被賈華仗劍斬於城下。款將死，謂從者曰：「為我告太子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故有今日之難。臣不敢偷生愛死，然大子不從，替日之諫，以至今朝禍臨。請必無悔其死，且臣開死不遷，情強也。守情悅義，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申生聞言，慟哭受命，乃走至新城，畢竟如何。」

批 臨事時原像所生台法

十英傑輔重耳逃難

申生走入新城，得狐突之書，泣曰：「伯氏，謂狐突也。愛我甚厚，然吾思逃走其罪必歸於君，是惡君也。且彰君父之惡，必見笑于諸侯。內困於父母，外困于諸侯。



不聽國  
人言自  
走黃泉

維經于  
新城之  
朝孝共  
孝哉

千載之  
下猶令  
入淚下

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智  
不重困勇不逃死吾寧得罪俟死何敢逃死令其臣  
猛足告狐突曰申生得罪於君父不敢逃死然吾父  
老矣願伯氏盡心輔佐以助吾父申生雖死亦不忘  
矣猛足受言既出申生自縊于新城賈華兵至聞其  
自縊斬其首級回報  
後人有詩哀申生云

父子本天性 獻公反滅之。卓哉申生子

純孝死不移

又宋賢有詩云

父母如天罔極恩 知而不昧獨申生

刀兵滾滾因讒重。

俛首新城上待烹。

驪姬問優施曰申生既中計而死如今可請立奚  
否施曰未可重耳夷吾尚在如不盡除恐後必有禍  
患况重耳駢脇重瞳狀貌非俗久後必成大事宜速  
除之姬曰何計可除施曰此易事也夫人但奏申生  
之謀皆重耳夷吾共譖則公必怒而一計盡去矣姬  
悅會獻公退朝姬泣而訴曰妾聞重耳夷吾怨申生  
之死道妾所譖二人終日練兵欲入朝殺妾而謀主  
上主公寧殺妾身以安社稷勿至禍臨而悔不及公  
曰申生謀弑君父其罪合死何干汝事姬泣曰重耳  
夷吾竟暴不仁見申生既死意望東宮之位恐妾子



袂裾猶在

大杖則走重耳  
只有個地法不  
然又一生之  
神耳

母相間。故捏調陷妾。然後盡奪君位。公大怒。即令賈華率兵伐重耳。夷吾賈華領兵先至蒲。却說狐毛狐偃領父命奔蒲。見重耳。俱以父命告之。重耳猶豫未定。忽報賈華引兵到。重耳始信蒲之百姓皆願出戰。重耳曰：君父之命不可校也。華攻入蒲城。殺入重耳之堂。重耳與狐毛兄弟踰後園土墻而走。寺人李披仗劍追入後園。見重耳正踰土墻。披挺劍望重耳背。後便砍之。不及斬。重耳衣衿而還。非重耳不能敵。披乃奉君父之命。而不敢拒。此晉重耳之孝義處也。後人有詩云：

父失慈孝子盡孝

能知此義獨重耳

文公不校蒲城戰

高出春秋五霸家

又一絕云

鳳脫鴉群翔萬仞

虎離豹穴奔千山

要知重耳能成霸

皆在周遊列國間

李披收重耳之衿回報。重耳與狐毛走入翟城。堅閉不出。頃刻城下有七八騎相繼而至。叫開城甚急。重耳疑為賈華追至。令勿放。吊橋亂箭射下。城下大叫曰：我等非追兵。乃欲從公子出奔者。休得放箭守城。軍卒報于重耳。重耳令開城納之。七騎入城。願從出走者。却是誰人。

第一騎能文能武善謀善斷中軍謀主趙衰字

中典人  
物天生



子餘

第二騎博古通今學問老成中軍諮謀曰季字

胥臣

第三騎仁慈愷悌禮樂週全上軍大夫公孫賈

咄

第四騎性氣慷慨武力超倫中軍都護魏犇字

公諒

第五騎守忠秉孝義氣絕人中軍裨將介子推

字公恕

第六騎英雄無敵不畏強禦下軍裨將顛頡字

高舉

第七騎狀貌魁梧智勇出類下軍都護先州水

字時春

第八騎武藝超群言辭華彩上軍裨將畢萬字

極之

其先相從在城二騎却是誰人

第一个英標冠世才能兼備國舅狐毛字子羽

第二個心膂磊落臨機隨應國舅狐偃字子犯

此十人者實晉國棟梁邦家瑚璉故不肯諂事驪姬

所以甘心棄位而從奔者也既入城相見各各相抱

痛哭重耳曰公等在朝何以至此衰等曰主上失德

寵嬖妾戮親子故我等見公子寬厚所以甘心棄職

此等實  
長等實  
長等實



國君好  
內適子

月

披言及國志傳  
 願從出亡。重耳泣曰：公等能協心從某，誓不敢忘。衆皆踴躍願從。魏犢超出謂衆曰：我等既皆協力以輔公子，肯助其一陣，其願催兵打入皇城，斬驪姬誅奚齊，掃盡二五優施，有何難處？又何必皆為外奔重耳？曰：公諒犢之字，言辭壯大，誠慷慨之丈夫。爭奈君父在，豈敢如此？不如暫避其難，以作他圖。魏犢乃是一勇之夫，見重耳不從，遂咬牙忿怒曰：似公子畏驪姬如蛇蝎，何日能成大事？狐偃謂犢曰：公子非畏驪姬，君父在上，無奈何耳。犢雖聞其說，猶自團睛嚼齒，怒氣不息。

後人有古風一篇，單道晉重耳得將佐之盛。



